

# 父母爱吃什么菜，你知道吗？

朋友聚会，酒足饭饱之后大家开始评价这家餐厅的饭菜，有人说红烧肉太腻，有人说青菜炒得太老，还有人说凉拌菜没味道，说着说着大家说到了父母做的菜。

华姐说她尤其喜欢吃鱼。每次回家，父母总会做她最爱吃的水煮鱼。她说，那是她吃过最好吃的水煮鱼。

李哥说他喜欢吃甜食。只要回家，父母准备的菜是这样的：八宝饭、糖醋里脊、糖醋小排骨……老父亲还保留着给他夹菜的习惯，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夹到他碗里。他说，还是在家里吃饭舒心自在。

小蔡说她不喜欢吃葱姜。回家吃饭，母亲做菜会特意不放葱和姜，吃饺子时，母亲会准备两种馅，专门给她准备一

份没有放葱姜的。在家人跟前，自己好像很挑食，但不管怎样，家人总会记得。

一直没说话的小谢突然问：“父母记得你们喜欢吃啥，谁知道他们爱吃什么菜？”大家沉默了。

小谢说，那次父亲住院，医生让他买点老人最爱吃的东西，他火速挑了柚子、点心、巧克力、蛋糕之类的东西。没想到医生说：“这是你爱吃的，还是老人爱吃的？”小谢一下子愣了，自己最爱吃的东西却不一定是我最爱吃的，以前每次回家，他总是挑自己最喜欢吃的菜买回去，可是父母却不喜欢。

父亲出院后，小谢开始留意父亲的喜好，留意母亲的口味，留意父母的业余爱好。渐渐发觉，自己以前做得太不

够了，竟然连买菜这点小事都没做好。

这话我绝对认同。因为我也是从父亲住院开始，才留心父亲和母亲的饮食上的喜好。

我的父母爱吃什么？好像以前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只要回家吃饭，所有的饭菜都以我的口味而准备，所有的饭菜以我的喜好为原则，我曾经以为我喜欢吃的也是父母喜欢吃的，却没想到有可能他们并不喜欢。

好在我留了心，再回家吃饭的时候，我会用心观察父母在餐桌上最爱吃的是什么菜。也会陪父母聊天，旁敲侧击地问他们经常买什么菜，我甚至还偷偷突然回家，看他们正在准备什么菜。

如今，我对父母的饮食爱好了如指

掌，知道母亲的忌口，知道父亲的偏好，再回家买菜时，买的都是父母喜欢吃的菜。

在爱的天平上，我们和父母之间，总是倾斜的，他们的砝码永远比我们重。他们的记性和爱相关，他们的喜好和我们相关，连做饭都是爱我们的表达。

父母越来越老，我们越来越忙，很多人只是把父母当成亲戚一样在走动，逢年过节带点礼品回家看看，可我总觉得拿钱拿物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孝顺。

有一种饭菜叫“孝顺”，这“孝顺”很简单，不过就是按照他们的喜好买菜，按照他们的口味做菜，按照他们的需要陪伴，像他们曾经那么用力地爱我们一样，好好爱他们。

苗君甫

## 窗台上诞生“龙凤胎”

乌鸦的这对“龙凤胎”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诞生在我家窗台上的。

卫生间不常开的那扇玻璃窗窗口成了乌鸦的筑巢之地。一日清晨，我从百叶窗中窥视，惊喜地发现两只鸟蛋中有一只小鸟已破壳而出，另一只鸟蛋正被雏鸟一点一点拱破。首先露出的是小鸟的背部，小鸟在里面缓缓蠕动，歇过两三分钟，又发起第二轮攻势。此时，令人惊奇的是：先出生的那只小鸟将它稚嫩的爪子搭在裂开的蛋壳上，用力撑开已被拱破的蛋壳，成了一名专业的“助产师”！鸟蛋内的小鸟似乎有了感应，爪子快速地伸缩乱动，它俩里应外合，瞬间，蛋壳一分为二，粉嘟嘟的半个身子探了出来，乌鸦宝宝终于破壳而出，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对刚出生的乌鸦，我还分辨不出雌雄，姑且将先出来的唤着哥哥，后出来的唤着妹妹。随着乌鸦的渐渐长大，发现它俩果真是一对“龙凤兄妹”！哥哥有着黄色的喙，妹妹有着黑色的喙，刚出生的哥哥就那么可劲儿帮妹妹“接生”，乌鸦的“兄妹情”是与生俱来的吧！为了更仔细地观察乌鸦的日常且不打扰乌鸦宝宝们，我架起了相机录像。

乌鸦宝宝长得很快，慢慢地长出羽毛，随后羽翼渐丰。

金色的阳光唤醒两只沉睡的小精灵，哥哥伸长了脖子，懒散地打了个哈欠，睁开微闭的双眼，看了看身边的妹妹，又睡去。仔细观察，哥哥的眼皮过会儿就震颤一下，原来哥哥假寐是怕影响妹妹睡觉。突然，哥哥又张开了尖嘴，极力伸展着脖子，身体跳动着，翅膀不停地碰触着妹妹，文静的妹妹也悄悄

张开嘴巴，和着哥哥叫着。两只乌鸦如此活跃，一定有什么情况发生！忽见黑影掠过窗台，一只大乌鸦俯冲而来，飞落在鸟窝边，先知先觉，鸟爸来喂食啦！

鸟窝霎时沸腾起来：哥哥引吭高歌，欢迎鸟爸归巢；妹妹灵巧地来了个180度大回旋，向上跳跃着身体，扇动稚嫩的翅膀，仰起头极力向鸟爸的方向伸展，等着鸟爸来填食。鸟爸好似在思考：“这次该先喂谁呢？”哥哥身体雄壮，且距鸟爸靠近些，感觉鸟爸喂哥哥是第一个，谁知，鸟爸却绕开哥哥的嘴，将蚯蚓直接塞进妹妹的嘴中。这边，妹妹快乐地享受着美餐；那边，哥哥咂咂嘴，头蜷进翅膀中，用尖尖的喙啄起了羽毛，只见翅膀蓬展，自上而下逐一啄过，边啄边抖动着身子；酒足饭饱后的妹妹见状，立马加入啄羽的行列，帮着哥哥打理着羽毛，啄过的羽毛顺畅、蓬松，好似用梳梳过一般。梳理完毕，兄妹俩便开始鸟语谈心，“唧唧唧”的叫声高低起伏，兄妹俩亲密之时互相用喙打逗，你啄我一下，我啄你一下，尖嘴快速闭合时发出轻微的“咯咯”声，似伴奏的打击乐；嬉戏打闹时清泉般的鸟鸣声掠过窗台，欢快动听。

在这闹市的一隅，能亲眼所见鸟儿相亲相爱的生活，近距离听到最自然的鸟鸣声，瞬间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，思绪便随着鸟儿飞翔，童年生活的场景也被一幕幕拉近：哥哥们争着干重活、累活，从不让我动手；我生病发热时，哥俩抢着去赤脚医生那儿取药；割猪草时我们仨兄妹在田野里笑着、闹着、追逐着……乌鸦兄妹温情相处，与我们人类的手足之情是何等的相似。

王阿丽

去年春天，我家窗台上突然飞来了两只鸟。开始我也没怎么在意，几天后发现那两位“不速之客”竟想在我家“落户”。它们飞进飞出，嘴里衔着草和羽毛，估计是在做窝。

我生怕惊吓到它们，走路都格外小心，但终究想去一探究竟。有一天，等鸟儿都飞出去了，我撩开窗帘一看，窗台上果真有个鸟窝。妻子在鸟窝旁放了一个水槽，还在窗台下扯了一块布，免得鸟粪弄脏了邻居的雨棚。

大约半个月后，我们听到了小乌鸦的叫声。我们又是添食又是添水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妻子甚至发了“我家又添小宝宝了”的朋友圈，有图有文有真相，来我家看乌鸦鸟的朋友一拨又一拨。一向对鸟不太感兴趣的女儿，终于抵挡不住鸟的诱惑，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来。她甚至在菜园里捉了好些青虫，说是给鸟儿们补充营养。

小乌鸦鸟长得非常快，几乎一天一个模样，叫声也越来越清脆。我不

## 乌鸦鸟，还来吗

刚弄妥当不久，那两只鸟相继飞回来。我们赶紧弯下腰，然后探身去看。那鸟儿真可爱，浑身乌黑，有点像八哥，鸟喙呈金黄色，十分亮眼。我看了又看，妻子说我的眼睛都发亮了。

“老赵，你不是爱写传记吗，为这两只鸟写写传记呗。”妻子打趣地说。本来是一句玩笑话，我当真开始了记录。先上网搜索了一下，才知道这是乌鸦鸟。大约半个月后，妻子突然高兴地说：“快来看，鸟窝里有蛋了。”我循声望去，几枚淡蓝色的鸟蛋挤在窝里，那样子格外好看。我赶紧记下这一场景，期盼着小鸟的出生。窝里有了蛋后，乌鸦鸟轮流在窝里孵蛋。我通过观察，才知道那只黄眼圈的是雄鸟。“夫妻俩”待在窝里一动不动。

不停地用相机和文字记录着，哪怕一点点变化，都让我们欣喜无比。

后来，幼鸟长大了，开始学习飞翔了。有一天清晨，妻子突然说：“老赵，鸟儿都没了。”声音还带着点哭腔。我赶紧跑过去一看，鸟窝里空空如也，只有几根羽毛。“说不定明天又飞回来了呢。”我安慰着妻子，也是在安慰自己。

自此，乌鸦鸟再也没有回来，我为它们写的传记也画上了句号。那鸟窝我们始终没动，说不定哪天，又有新鸟来安家呢。

乌鸦鸟从我家飞过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现在又到春天，希望我家能再次遇上这样有趣的事。

赵自力

